

榮光  
群像

## 周育蓮 從眷村叮嚀到榮家守護



周育蓮(左)與團隊協助蔡伯伯(右)由四人攙扶到可以靠助步車行走,讓蔡伯伯露出開心的笑容。(圖/新竹榮家)

## 文/鍾祖豪

## 成長於眷村的新竹榮家

家保健組長周育蓮,從小聽著父親叮嚀:「榮民一生為國奉獻,如果有一天你有機會,一定要好好照顧他們。」當年一句家常話,日後成為她投身長照的人生指南。

她在獲選為輔導會模範公務員後接受本刊專訪,談到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。民國九十一年,她進入榮家服務,歷任臺北榮家保健員、護理長、組長,現任新竹榮家保健組長,並擔任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兼任講師。面對一群歷經戰火與時代變遷的長者,她逐漸體悟到,照顧不只是專業技術,更有守護生命的責任。



周育蓮(左)時常至養護堂關懷接受安寧療護的○○三歲王吉英奶奶(右),讓長輩安心。(圖/新竹榮家)

職涯最嚴峻的考驗是COVID-19疫情。面對高齡、高風險、人力短缺與就地安置政策的多重壓力,周育蓮二十四小時留守榮家,每日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。即便染疫,隔離期間仍忍著不適,以電話遠距指揮協調調度。她坦言:「那時恐懼與無助從未停過,擔心的不是自己的身體,

而是如果自己退卻,同仁與長輩將會更無助。」這份責任感,讓她與團隊守住了長者的生命健康,並獲得新竹市政府頒發防疫感謝狀。

多年前,一位百歲長者曾對她說:「組長,為什麼我一覺醒來還活著?」那一刻讓她深深感受到不是長壽者的喜悅,而是孤獨與失去目標的無力。這句話成為她照顧歷程的轉捩點,明確了解照顧的核心不僅是延續生命,更是讓生命保有期待與意義。

基於此信念,榮家團隊推動「自立樂活」與「尊嚴善終」兩大照顧模式。前者強調復能與生活功能重建,協助長者從依賴走向自立;後者重視生命末期的選擇與尊嚴,陪伴長者安然走完最後一程。改變並非一蹴而就,過程中歷經溝通磨合與外界質疑,但看見長者重新站起、重展笑顏,或在生命終點安然離世、家屬釋然致謝,所有的努力都值得。

「我在意的,不是做了多少創新,而是長輩是否過得更好,走得更安心。」她說,對她而言,照顧的終點是關懷與陪伴的實踐。

除了臨床與制度推動,周育蓮深信專業若僅停留於個人,影響終究有限。她整合實務經驗,邀專家共同主編《失智症非藥物治療》與《安寧緩和療護》兩本長照專書,並投入教學、講座,培育更多長照人才,讓守護的力量得以延續。

此次榮家獲模範公務員,她表示榮耀屬於整個團隊。「感謝長官的帶領與支持、夥伴的並肩作戰,更感謝長者用生命教會我們的事,以及家人的默默支持。」展望未來,她將持續深耕長照領域,貢獻心力。

轉來到臺灣,在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大陸研究所服務,因是青年軍出身,奉核中尉科員,時教育部辦理大陸大專流亡失學青年登記,可免試升大學,但軍人須服務單位發給許可證明。經辦公室原在國防部主管第一廳服務的滕中校相助,我拿到國防部准予辭職升學令,四十三年九月離開大陸,轉任在輔導會第四處技正任內退休,獲時任林森開發處處長王易謙頒贈「惠我榮林」匾額。

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我轉陸研究所,就讀位於臺中的中興大學。畢業後,考取考試院甲建設計人員資格,取得公務員資格,又獲周恒教授介紹參加農復會招考,成為水土保持人員,分發南投水里水土保持工作處,負責水土保持維護工作,輔導會派有百餘榮民來協助,當時處長是羅次卿,農墾隊長是伍子賢。

每年年終,輔導會援例由主任委員蔣經國邀請立法委員、國大代表、監察委員,前往各地視察榮民工作成果。來到水里時,由我帶領榮民看現場及簡報,我說榮民工作賣力,工資好,吃得好,生活安定,講得國會議員頻頻含笑點頭、拍手叫好,經國先生聽了亦滿面笑容。得知我是第一期青年軍,囑咐將我由臺灣省政府山地農牧局,調到輔導會農墾處,處長是羅次卿,組長是王顯初。

我奉派擔任東西橫貫公路勝光工作站主任,職員有蘇秀成、俞稼詩,皆中興大學同學,負責橫貫公路護坡水土保持工作。原住民說,七家灣溪有一塊百餘公頃平坦荒蕪土地,因有熊出沒,人不敢進去;我當即商請志良派出所派警員攜帶槍枝,雇請熟悉該地的原住民帶路,爬下山坡,脫下鞋襪,涉水而上,溪水寒冷徹骨,大批魚群跳躍(後來才知道是櫻花鉤吻鮭)。盡頭一池清水,上有瀑布(後命名煙聲瀑布),兩岸有百餘公頃土地可開發利用。

我當即借用志良派出所電話,向羅次卿處長及蔣經國主任委員報告,奉命立即成立第六榮民農墾隊,由我兼任隊長,調派榮民、機具上山。農墾隊員一到即砍樹,行政院前院長孫運璿夫婦曾到武陵農場度假,羅春魁場長得知孫院長愛吃蹄膀,特別交代做了「一盆上好的美味蹄膀」;端上桌時,院長夫人眉頭緊鎖,說下不擔任場長。

他們到七家灣時已是中午,大家坐在大石頭上,吃冷便當,我則在旁報告,建議在七家灣溪兩岸種植桃花樹,溪口建攔水壩做開門,提高水位,可以划船,兩岸平坦地建小型別墅木屋,定可招引大量遊客,發展業務。蔣、張二位長官聽了,說我頗有見地,建議值得考慮。

劉安祺將軍來武陵農場度假,我向他行個舉手禮,叫聲「師長好!」「我是青年軍二〇五師,是您當師長時的山砲營第二連老兵,在橫貫公路從事榮民開發工作。」他說青年軍子弟上山下海,海內外每個角落、各行各業,到處可見,青年軍精神,散播全球。我們同桌吃飯,談了許多青年軍往事。他說二〇五師六一三團孟廣珍團長、山砲營謝景雲營長,都來到臺灣。

今日武陵農場聲名遠播,追憶當年開山闢土,流血流汗的人,尚記得的有:蘇秀成(後為輔導會林業科長)、俞稼詩(去美國)、農墾隊長謝尚、農墾處輔導組長伍子賢(冬天上山慰問榮民中風)、工程師蔣洪強、顧寶善、陳繼明等,景物依舊,開山人則已四散。早年響應蔣委員長「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萬青年十萬軍」加入青年軍,復員幾經波折,後在輔導會服務到退休。今屆百歲,受到國家栽培照顧,真是德澤至深。

【作者速寫】彭建方,湖南瀏陽人,抗戰時期加入青年軍二〇五師,來臺灣後,在輔導會第四處技正任內退休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錫璋,預官二十四期,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畢業,曾任國家圖書館編審採訪組主任、參考組主任等職。



彭建方(左)與林建榮(右)在輔導會第四處技正任內退休,獲時任林森開發處處長王易謙頒贈「惠我榮林」匾額。(圖/林建榮)

筆者去年曾拜訪新竹的「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」,對照現今複雜的台海局勢,令人想起七十年前,也有相同的情況。不同的是,我國與美方當時有邦交,美方可以用明、暗各種方式軍援我們(但打仗還是得靠自己);現今則是雙方無邦交,美方只賣武器給我們,台海安全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捍衛。

冷戰期間,美國與我國合作最有名的就是前後兩次,以美國中情局所屬的民間「西方公司」之名,提供B7轟炸機及精準偵查儀器給我空軍,於新竹機場成立三十四中隊,別名「黑蝙蝠中隊」;後來,美方又提供更先進的F5高空偵察機,亦由空軍成立三十五中隊,別名「黑貓中隊」;這兩中隊的飛行員及偵察人員均由空軍弟兄擔任,飛往大陸內地,實施空中偵查和拍攝敵情任務。兩中隊十多年間犧牲了許多臺灣空軍精英弟兄,他們都是冷戰中的空中英雄。

歷史和沿革)、「暗夜黑蝙蝠」(展示當時使用飛機的各種模型)、「北斗七星下的勇者」(展示飛行員生活及犧牲弟兄的勇蹟)、「隊員生活剪影」等展區。另外,陳列館戶外空間亦成立東大飛行公園,有當時飛機之模型及藝術裝置等,可供社區居民活動使用;陳列館也常配合

我在農墾處與武陵農場服務點滴

走訪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

徵文快訊

任何消費疑難 爭議申訴 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